

# 巴尔扎克文集 (一)

[法]巴尔扎克 ◎ 著 叶雨寒 ◎ 译



欧叶妮·葛朗台

高老头

无神论者望弥撒

夏倍上校



京华出版社

# 巴尔扎克文集 (一)

[法]巴尔扎克 © 著 叶雨寒 © 译



I5  
2267

高老头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文集/(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叶雨寒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5

ISBN 978-7-80724-195-9

I. 巴… II. ①巴…②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②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585 号

---

巴尔扎克文集(一)

---

著者□巴尔扎克 著 叶雨寒 译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印刷□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字数□400 千字

印张□20

版次□2010 年 5 月第 4 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724-195-9

定价□118.00 元(全四册)

---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 导 读

巴尔扎克（1799—1850年），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公认的天才小说家，毕生最重要的作品——卷帙浩繁的巨著《人间喜剧》在小说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巴尔扎克生于法国都兰纳省的图尔，在故乡读过六年书，1814年全家迁居巴黎后又上了两年学，然后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办事员。他醉心于文学创作，最初写悲剧，未获成功。改写小说，也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转而经商，办过印刷厂和铸造厂。到1828年，已负债累累，濒临破产，于是又下决心回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来。1829年，两部作品《朱安党人》和《婚姻生理学》为他赢得一些名声。他开始涉足上流社会，结交名流，但依然勤奋写作，每天伏案14~16个小时，《朱安党人》是他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人间喜剧》的第一部。1842—1848年间，《人间喜剧》出版了十七卷本。定本于1869—1876年间出版，共二十四卷。1832年，巴尔扎克与波兰的韩斯卡伯爵夫人结识，20多年间写给她的书信收在《给一个外国人的信》中。两人最后于1850年3月结婚，同年8月18日，巴尔扎克因积劳成疾，在巴黎与世长辞，终年51岁。

1834年巴尔扎克产生了一个设想：把自己的全部作



# 巴尔扎克

##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品纳入一个总的计划，以构成一个总体。当时他想把自己的作品分为三大类，即阐明支配人生与社会的各项原则的《分析研究》，揭示人的行为之所以产生的各项原因的《研学研究》，显示上述各项原因所产生后果的《风俗研究》。第三类又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队生活和乡村生活六个场景。《人间喜剧》这个名称是1840年取的。在巴尔扎克之前，还没有一个法国作家有如此宏大的气魄，敢于给自己提出“完成一部描写十九世纪法国的作品”的巨大任务，也没有一个作家有这样的才能，能将近百部小说组合起来，构成一套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深刻而真实地再现自己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全貌和本质。巴尔扎克原计划写143部长短篇，因早逝只写出96部。

在《人间喜剧》中，长篇小说是这座宏伟建筑的主要构件，如本文集所选的《欧叶妮·格朗台》和《高老头》，另如《农民》、《幻灭》等也很有影响，其中《高老头》又被称为《人间喜剧》这座艺术大厦的基石。当然，中短篇小说中也有不少精彩篇章，如本文集所选的《夏倍上校》，还有《安利贷者》、《禁治产》、《改邪归正的梅莫特》等，都是有相当思想深度的杰作。

本文集所选的五篇小说中《欧叶妮·格朗台》和《高老头》是长篇小说。《欧叶妮·格朗台》（写于1833年）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幅之一”。小说中，女主人公欧叶妮·格朗台爱上了丧父落难的堂弟查理。但爱财如命、冷酷无情的格朗台老头决不让女儿去爱破了产的查理。查理与欧叶妮订下终身后去印度谋发展。后来格朗台老头死了，欧叶妮继承遗产成了当

地首富。许多人向她求婚，她却痴心等待查理。在海外靠不正当手段发了财的查理，早把乡下堂姐抛在脑后与贵族小姐结了婚。得知此情后，欧叶妮一气之下也结了婚，但保持童贞，并帮助查理还了债。查理得知欧叶妮如此有钱，追悔莫及。欧叶妮 33 岁时成了寡妇，于是城里人又开始向这位有钱寡妇发起进攻。

据研究者证实，欧叶妮的形象是有原型的，那就是马利亚。她是巴尔扎克的情妇。巴尔扎克在遗嘱中要人把自己收藏的一件基督雕像送给她。

前面已提及，《高老头》（1834 年写）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写作计划确定后完成的第一部名著，也是《人间喜剧》这座艺术大厦的基石。全书以高老头为中心展开情节。高老头是巴黎的一个面条商，靠不正当手段发了财。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两个女儿身上。大女儿嫁给伯爵，二女儿嫁给银行家，并把财产几乎都给了两个女儿，以为自己晚年有所依靠。谁知两个女儿挥霍放荡，只有缺钱时才想起老爸。两个女婿见他再没什么油水，竟拒绝见他。高老头最后孤苦伶仃地死在公寓阁楼的小屋里。下葬时女儿女婿均未露面。《高老头》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丑恶的金钱关系。巴尔扎克认为这部小说“超过了过去的一切作品”。

巴尔扎克以哲学家的冷静态度分析现实的社会关系，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人类的灵魂。他无情地鞭笞这个金钱主宰的社会，认为受黄金刺激造成的人欲横流是使社会堕落的主要原因。但巴尔扎克仍然相信生活有比金钱更高贵的东西，并力图在作品中描绘一些未受金钱腐蚀的心灵、正直无私的胸怀。本书所选的短篇小说



# 巴尔扎克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中，《无神论者望弥撒》就描写了这类情操高尚的人物。挑水夫布尔雅是善良人物群像中刻画得最为生动有力的一位。巴尔扎克在描写这个人物时，显然有意以穷人的道德情操与达官显贵的自私贪婪相对照。富翁往往吝啬刻薄，甚至以卑劣手段对待自己的妻子儿女，而这个穷苦的挑水夫却能以二十二年辛苦劳作的积蓄，供养一个萍水相逢的大学生求学。

小说中对宗教的态度也值得注意。作者是无神论者，而且从不隐藏对教会的蔑视和厌恶。但又认为宗教信仰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抵御贪欲的诱惑。巴尔扎克从人道主义出发，深信宗教是“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惟一手段”，是“稳定社会的最大因素”，所以他不信仰宗教宣扬宗教，认为宗教“也许不是神祇的安排，却是人的一种需要”。

## 目 录

欧叶妮·格朗台 ..... (1)

在一些外省的城市中,总有一些房子的外表让人看了后感到凄凉,好像最阴暗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或破落的废墟。或许在这些房屋里同时还有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漠和废墟的衰落,里面的住户生活节奏那么平静,让陌生人误认为那是些无人居住的空宅,不过在街上一有陌生人走动,有人会从窗口突然探出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孔,朝窗外冷漠而阴沉地瞥上一眼……



## 欧叶妮·格朗台

在一些外省的城市中，总有一些房子的外表让人看了后感到凄凉，好像最阴暗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或破落的废墟。或许在这些房屋里同时还有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漠和废墟的衰落，里面的住户生活节奏那么平静，让陌生人误认为那是些无人居住的空宅，不过在街上一有陌生人走动，有人会从窗口突然探出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孔，朝窗外冷漠而阴沉地瞥上一眼。

索缪城里就有一所房子具备上述的凄凉成分。它坐落在一条凹凸不平的街道的尽头；那是一条直通城堡的街道，可现在却很少有人行走；尽管冬天寒冷，夏季炎热，有几处地方还显得非常阴暗，它却自有惹人注目的地方；石子的路面总是清洁干爽，而且人走在上面响声清脆；老城区两旁的房屋街面狭窄，线路曲折，它平静地蜷伏在城墙脚下。

这座木结构的古宅虽然已有三百多年了，它却坚固牢靠。房屋的格式多种多样，给索缪老城区的这一地段平添独特的情调，使热心访古的游客和艺术家们流连忘返。经过这里的人都赞叹纵横于屋面的那些厚实的木板，它们两端都雕刻着稀奇古怪的图案，构成



# 巴尔扎克

##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一溜漆黑色的浮雕，横贯于大部分房屋的底层之上。

有些地方的横木上覆盖着青石板，给摇摇欲倒的墙壁勾出一个个蓝色的轮廓，屋顶是木结构的，它已被岁月所压弯，朽蚀的屋面盖板经过多年日晒雨淋也扭曲变形；有一家的窗台因发黑而变的十分醒目，上面原先的精细雕纹现今已模糊难辨，而且仿佛已脆弱不堪，承受不了可怜的女工放在上面的棕红色陶土花盆的重量，只勉强地支托着盆里瘦长的石竹和月季。再远点，有几家大门上嵌有粗壮的钉头，钉头上镌刻着他们家传的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本是老祖宗们随心所欲勾画出来的，其含义永远是个谜，有的或许是哪位新教徒表明信仰的记号；有的或许是反新教联盟的成员画的咒符，用来诅咒亨利四世的。有几户市民阶层的人家，门上也刻着的家徽，表示自己的祖辈曾享有主持市政的荣耀。总之，这里的门上记载了整部法国的历史。有一幢破旧的贵族宅院，外墙的泥灰留下了当年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隔壁是一所绅士的宅院，在石砌的半圆形门框上，依稀可以瞧见贵族徽章的遗迹，但毕竟已经受过一七八九年以来使国家动荡不已的历次革命的毁坏。

街上的铺面既不像小店也不像大商场。热衷寻访中世纪遗风的人会发现这里的一切跟先辈们留下的缝纫工场一样简陋朴实。低矮的店堂里既无货摊也无货架和玻璃橱窗，店面很大，里面阴暗，内外毫无装潢。厚实的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很不讲究地包着粗糙的铁皮；门的上半截往里开启，下半截装有弹簧门铃，不断地被人打开关上。空气和阳光从门的上半截往里

灌，或者通过气窗、天花板和矮墙之间的缝隙进入店堂，半人高的矮墙上面有便于装卸护窗板的滑槽，结实的护窗板白天卸下，傍晚装上之后再锁上。这矮墙是用来摆设商品的，但是决没有半点招摇撞骗之术。陈列的商品按经营对象而有所不同，无非是两三桶食盐和鳕鱼，或者几捆缆绳和帆布；吊在楼板的横梁上的黄铜丝，沿墙摆放一溜金属的酒桶箍，或者擗在几个架子上的一些布匹。进去看看？一位青春焕发的白净姑娘，头戴围巾，露出通红的手臂，搁下手中正在编织的活计，赶忙叫来了她的父母；这时店老板就会出来听你吩咐，态度或冷淡或殷勤或傲慢，全凭店老板不同的性格而定。成交的也许不过是两个铜板的小交易或高达两三万法郎的大买卖。你还能瞧见一位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门口，一边绕动着大拇指，一边跟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不过有些做酒瓶架的劣质板条，但是在码头那边的木工场里，他的货源足以供应安茹地区一切箍桶作坊的货源。遇到好年景，他能算出箍桶匠们总共需要多少板材，估计误差不超过一两块板材。艳阳能叫他发财，阴雨能使他破产。一个上午板材市价能跳到十一法郎或跌到六法郎。这地方跟都兰地区一样，气候的变化制约市场的行情。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员，他们全都盼望晴天；晚上睡觉时最怕天一亮就听说昨晚结了冰。他们既怕刮风，又怕下雨，更怕天旱，按他们的意愿有时要雨水、有时要乌云、有时要晴天。晴雨表让人时喜时忧，一会儿使人忧愁，一会儿又叫人高兴快活。从索缪城这条街的这头到那头，



# 巴尔扎克

##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金子般的天气！”这句话使整条街上每一家的账本上都意味着一个可见的数字；每个人都会对邻居说：“天上掉金雨了！”他们明白，适合的阳光和雨水，会带来多少收益。在晴朗的季节，每逢周末的中午，你就别想在这些诚实的买卖人手里买到一文钱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田地，所以要趁着好天气到乡下去住上两天。所以，买东西和卖东西，收支和盈亏，他们早都事先预计好了；平日里生意人可以用大半天时间说笑聊天，发表评论，传递闲话，窥探私情。某个家庭的主妇买回一只山鹑，邻居们准有人要问她的丈夫：炖鸡的火候是否恰到好处？一个年轻的姑娘在窗口探一下头，决躲不过一帮游手好闲之人的眼睛。总之，人们的良心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连黑乎乎、静悄悄、让人无法看透的深宅大院，也无秘密可言。人人几乎都永远像生活在露天一样。家家户户都坐在大门口吃午饭，用晚餐，吵架拌嘴。路过这里的外乡人都要被他们品头论足一番，无一幸免。从前，从外省来的人总免不了到处受到嘲笑，由此而发生许多有趣的故事，擅长编制市井笑料的安茹居民也从而获得“想像力丰富”的雅号。老城区古老的宅院都坐落在街道的高处，原先这都是些当地上流人物的公馆。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一所充满凄凉的旧宅中，这些房屋在法兰西淳朴民风日益衰退的今天，只成了世人的旧时遗物。顺着这条风景如画的曲折街道一路走完之后，连最不足挂齿的小东西都能唤起你怀旧的心情，整个气氛使你不得不陷入某种幻想。你就会发现有一处拐角非常阴暗，格朗台先

生公馆的大门就藏在它的中央。倘若不了解格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法弄清楚在外省把谁的家称作公馆的含义。

格朗台先生在索缪城里是位有名望的人，那些在当地只住过几天或在外省的人难以弄明白此种名望的前因后果。当地还有人叫他格朗台老爹，不过这么称呼他的人大多是老年人，且人数明显减少。他在一七八九年的时候，是位生活相当富裕的箍桶匠，能读能写，善于算账。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产业时，箍桶匠才四十岁，同一位富裕的板材商的女儿刚刚结婚不久。格朗台拿着现款再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一笔两千金路易的资本，去了区政府；他用岳父给的四百路易，送给监卖国有地产的凶狠的共和政府官员手中，从而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区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按收成交租的分种地。这种便宜交易尽管不公平，却是合法的。索缪城的居民本来就没有什么革命思想，他们把格朗台老爹看成有胆有识的共和党人，一个有新思想的人。其实他真正关心的只是他的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缪地区行政委员。他的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对当地的政界和商界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政治方面他包庇贵族，竭力阻止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方面他供应给共和军的一两千桶白葡萄酒，换来的是共和政府把原来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原属于一家女修道院的肥沃的牧场，划到他的名下。到拿破仑的政府上台之时，格朗台被委任为区长，办事认真，而他的葡萄园的收成更是好上加好。拿破仑称帝之后，他马上成了格朗台先



# 巴尔扎克

##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有“红帽子”嫌疑的格朗台的职务于是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取而代之；那人后来被晋封为男爵。失去官职荣耀的格朗台先生并不惋惜。他当政时为了该城的利益，修了好几条高质量的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田产。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时占了很大的便宜，而且税金不多。他在各处的庄园自从官方登记上册之后，靠他持久而精心的耕作，葡萄园成了当地最拔尖的，这个带技术性的词是说那些能生产上等好酒的葡萄园。他简直有资格获得荣誉团的十字勋章。免职的事发生在一八六年，当时格朗台先生四十七岁，妻子三十六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生的宝贝女儿才十岁。或许是老天爷怜悯他丢了官，想给他一点安慰吧，这一年他接连得到三笔遗产：先是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然后是妻子的外公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后是外婆让蒂叶太太的。没有谁知道，这三笔遗产数目有多大。三位老人生前视钱如命，一生都在积金攒银，私下里偷偷地欣赏。拉倍特里埃把投资叫挥霍，总觉得守着金钱可以得到比放高利贷更多的实惠。所以索缪城的居民只能根据不动产的进项估算他们究竟有多少积蓄。于是格朗台先生得到新贵族的头衔，那是爱讲平等的我们也抹不掉的殊荣，他成了当地“纳税最多”的纳税人。他经营的葡萄园总共有七十公顷，年景好，可以生产七八百桶葡萄酒。他还有十三块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都封死，既可省钱，还便于保存东西。此外他还有八九十公顷牧场，一七九三年，他在那里种了三千株枝繁

叶茂的白杨树。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这些都是瞧得见的财产。至于资金，只有两个人含含糊糊知道大致的数目：一位是替格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吕旭先生，另一位是索缪城里最富有的银行家格拉珊先生。格朗台只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才私下里同格拉珊进行合作。在外省，若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发财的机密，就得像克吕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样守口如瓶。尽管他们从不露半点口风，但是他们对格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使旁观者估计出前任区长财力的雄厚程度。索缪城里没有一个人不相信格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相信他每天深夜要去察看成堆的金银，内心的喜悦无法言表。那些吝啬鬼们看到格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上金色的目光，更相信这事千真万确。但凡习惯于从资本中赚取巨额利润的人，总不免跟色鬼、赌徒或阿谀奉承者一样，眼神中自有的一些难以捉摸的恶习，躲躲闪闪、贪得无厌、神秘莫测的表情，跟他们有相同癖好的人一眼就能辨别出来。这种心心相通的欲望暗语，像是他们的通用话语。格朗台先生从不欠别人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一千只酒桶还是五百只酒桶，老箍桶匠兼种葡萄的老手，估算精确得好比天文学家；他从来不曾失过手，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还高的时候，他老有酒桶出售，并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二百法郎一桶他再脱手，而那些小地主早在一百法郎一桶时，就把酒售空了。一八一一年的收成是恶名远扬，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赚了二十四万法郎。说到捞钱，格朗台先生像



# 巴尔扎克

##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猛虎和巨蟒。他懂得躺在地上，耐着性子看着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把成堆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又安静地躺下，像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消化吞下的食物。瞧见他走过时，对他既敬重，又恐惧。在索缪城里谁没有尝过他的利爪？抓一下让你疼得被撕碎感觉。有人为了买地，找克吕旭贷款，可息率是百分之十一。有人用期票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先得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市面上无时无刻不听到格朗台先生的大名；连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说起他。为数不多的人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实家产堪称当地引以为荣的自豪感。所以不止一位做生意的或开客栈的索缪人，得意洋洋地在外地的外来人面前吹嘘：“先生，我们这一带有上百万家产的人两三家，可是，格朗台先生，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家产！”一八一六年，索缪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作过估算，这位老先生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可是，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间以每年平均收入十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积攒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的价值相差无几。所以，当人们玩过一局纸牌，或者讨论一阵葡萄种收，最后提到格朗台的时候，自作聪明的人们会说：“格朗台老爹吗……总该有五六百万吧。”倘若克吕旭先生或格拉珊先生，听到这话准会说：“你们这伙人倒比我还在行，我从来都没有法子知道总数是多少。”要是巴黎来的一位客人提到罗启尔德或拉菲特等银行巨头，索缪城的居民就赶紧打听，问他们是不是跟格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假如巴黎人付之轻蔑一笑，索缪人就会面面相视，难以置信地摇摇脑袋。这



家伙一切行为，都被这一笔巨大的财富编织的金丝外衣紧裹着，就算最初他的生活起居某些特别的地方，曾经是人们说笑的话柄，那么这话柄早已陈旧不堪。格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都成为人们判别是非的规范。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手势，甚至于瞪眼睛，都成为当地的时尚风范；大家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格朗台，并能从他最轻微的动作中发现深邃而不露声色的智慧。人们说：“今年冬天会冷，格朗台老爹已经戴上皮手套了，也该摘葡萄了。”“格朗台老爹买进许多板材，今年葡萄酒的产量一定少不了。”格朗台先生从不买肉和面包。每星期他的佃户都给他送来足够的食物，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个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缴纳租金外，还亲自登门拿麦子去磨，然后把麸皮和面粉送回来。他们家只雇佣一个女佣，人称大高个子娜依，她尽管上了年纪，每逢周末还得为一家人做面包。格朗台先生跟租他菜园的菜农，要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的自产的数量惊人，大部分还得拉到市场去出售。他家取暖用的木材，是从田园四周作为篱笆的矮树或烂掉一半的老树上砍下来的；佃户们把乱枝锯成一段一段，用小车运进城，给他在柴房里堆放整齐，来讨得他的一声谢谢。众所周知他的开支，仅仅是祝圣面包，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花销以及教堂座位的费用；还有大高个娜依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维修费和作物种植等方面的开支。他最近又买进一片三百六十多公顷的树林，交给一位邻近的居民看管，他答应支付一点补贴。